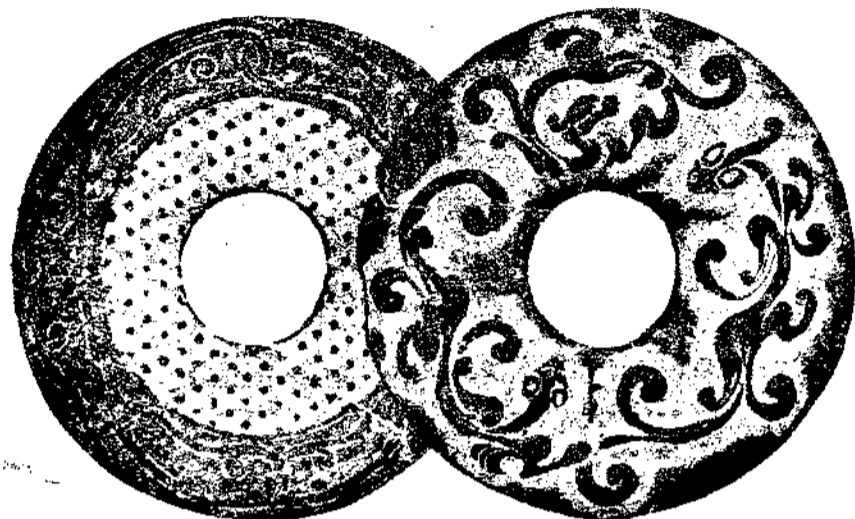


#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週報



## 第十二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

論詩經所錄豳爲樂歌(下) .....	顧頡剛
吳歌聲韻類 .....	魏建功
胡中藻詩案(寧遠堂叢錄) .....	陳垣
俄國學者的生活及其他(演說) .....	陳啟修

### 學術界消息

- (1) 本學門同人歡迎李陳二教授茶會紀事
- (2) 克里米亞發掘大批古墓

# 國學季刊目錄

第一卷第三號

## 圖象

- (一)漢熹平石經論語(堯曰)殘石
- (二)魏正始石經尚書(無逸，君奭)殘石
- (三)魏正始石經春秋(僖公，文公)殘石
- (四)魏正始石經尚書(多士)殘石
- (五)魏正始石經春秋(文公)殘石

## 論文

- 十八世紀喇嘛文告譯釋.....鋼和泰
- 原始中國語試探.....潘尊行
- 實驗四聲變化之一例.....劉復
- 守溫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劉復
- 讀汪榮寶“歌戈魚模古讀攷”書後.....林玉堂
- 答馬斯貝羅論切韻之書.....珂羅佩倫 林玉堂譯
- 對於“死”時“主”書諸字內韻母之研究.....珂羅佩倫 徐炳昶譯
- 漢熹平石經論語堯曰篇殘字跋.....馬衡
- 魏正始石經殘字跋.....羅振玉
- 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王國維
- 跋補抄文瀾閣書六種.....單不庵

## 附錄

- (一)摩尼教殘經一，二
- (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
- (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啟事二則

第一卷第四號

## 圖象

宴臺金源國書碑  
華夷譯語中女真語音義

## 論文

- 元西域人華化考上編.....陳垣
- 第一 緒論
- 第二 儒學編
- 第三 佛學編
- 第四 文學編
- 甲骨文字之發見及其考釋.....容庚
- 西夏國書說.....伊鳳閣
- 宴臺金源國書碑考.....羅福成
- 章莊的秦婦吟.....王國維
- 書式古堂書畫彙考所唐韻後.....王國維

## 附錄

- 金文編序.....容庚
- 巴黎圖書館敦煌書目.....羅福蓋譯
-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  
(十二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國學季刊第一卷索引

## 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 (再續)

顧頡剛

主張詩經中有一部分是徒歌的，在魏先生以前，有南宋的程大昌和清初的顧炎武。我現在乘討論之便，把他們的議論也攷量一番。

程大昌詩論（藝海珠塵本；荆川稗編本題詩議）中“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篇云：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之用鹿鳴，鄉飲酒之笙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類，未有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也。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季札觀樂，“有舞象籥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籥”，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者，則南之爲樂古矣。

詩更秦火，簡編殘缺。學者不能自求之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于是邶命古來所無者以爲“國風”，參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于國風部彙之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擬議也。……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四詩”條云：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豳謂之“豳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據周禮籥章），而非風也。南豳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此詩之本序也。（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記王制言“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即謂自邶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

又“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條云：

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豳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詩譜“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爲正經”），頌也，詩之入樂者也。邶以下十二國之附于二南之後而謂之風，鵲巢以下六篇之附于豳而亦謂之豳，六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于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大雅而

(2)

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釋文云，“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雖亦播于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于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

從以上許多話看來，我們可以歸納出他們的幾項主張：

(1) “南”爲樂名，“國風”之名爲秦以後人所拗。

(2) 南、雅、頌爲樂詩，邶以下諸國爲徒詩。

以上程大昌說。

(3) 南、幽、雅、頌爲“四詩”。

(4) “國風”之名可存，但列國詩只附于四詩。

(5) 二南、幽之七月、正小雅、正大雅、頌，爲入樂之詩；邶以下十二國，幽、鴟、鷓以下，變小雅、變大雅爲不入樂之詩。

以上顧炎武說。

我對於他們的主張，有十分贊成的（南爲樂名），有以爲可以備考的（南、幽、雅、頌爲四詩），有以爲可商的（國風之名），有以爲必不然的（邶以下諸國及變雅爲徒詩）。今依次敘述于下：

第一，南爲樂名，我十分贊成。因爲周南、召南的“南”，正如周頌、商頌的“頌”；頌既爲樂名，南亦當然是樂名。“以雅以南”，確是一個極好的證據。“胥鼓南”一證也是重要的。從前人因爲要維持一個“國風”的總名，不惜把“南”字解爲“南夷之樂”（毛傳），又把周南、召南的“南”解爲“王化自北而南”（毛詩序），實在是極謬妄的。

第二，幽爲四詩之一，我不敢直捷了當的斷說。因爲幽是以地名（大雅公劉“于幽斯館”）名樂聲的，與邶、鄘諸名一律。獨把幽詩示異于諸國，未見其必然。周官雖有“幽詩、幽雅、幽頌”諸名，但周官這書的可信的價值原不很高，我們終不能據此一言便視爲定論。（就使可信，也許牠

說的商雅是指小雅中的大田，甫田諸篇，商頌是指周頌中的載芣，良耜諸篇，因為簫章說的“祈年于田祖，吹商雅擊土鼓，以樂田峻”，分明是從甫田篇的“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田峻至喜”等話套來的；牠既以小雅爲商雅，則以周頌爲商頌亦屬可能，豐年和載芣都說“爲酒爲醴，以洽百禮”，和“吹商頌”而爲“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的蜡祭意義亦差同。

第三，“國風”確是後起之名，但似不是秦以後人題的。荀子儒效篇中有“風之所以爲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的話，是和小雅的“取是而文之”，大雅的“取是而光之”，頌的“取是而通之”並列的。樂記記師乙的話，有“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是和“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連着說的。如果儒效篇與樂記不出于漢人的手筆，則“風”的一名想來是在戰國時就成立的。“風”字上加一“國”字，當更稍後。看大雅崧高篇說“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又看左傳成九年說鍾儀“操南音”，范文子說他“樂操土風”，則風字的意義似乎就是“聲調”。聲調不僅諸國之樂所具，雅頌也是有的。所以“風”的一名大概是把通用成專名的。所謂“國風”，猶之乎說“土樂”。

較前于荀子和樂記的有左傳，裏面沒有把“風”字概稱諸國詩的（隱公三年傳的“風有采芣采蘋”的“君子”的話，是漢人加上去的），又較前的有論語，裏面說及“周南，召南”，又說及“雅頌”，但也沒有說及諸國詩。但牠雖沒有說“國風”，雖沒有說“諸國詩”，卻曾說了兩次“鄭聲”。衛靈公篇云，“顏淵問爲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鄭聲淫’”。陽貨篇云，“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孔子是正雅頌的人，他說“鄭聲亂雅樂”，“正”和“亂”正是對立之詞，雅樂既即是指雅頌，則別鄭聲于雅樂之外，似乎他是把“鄭聲”一名泛指着一般土樂（國風）。國風亂雅是可能的事，我們只要看小雅中黃鳥，谷風，采芣，鄙人，士，我行其野等篇，牠們的风格婉變輕逸，與國風極近而與雅體頗遠，就不免引起了這個懷疑。如果牠們確是從國風亂到小雅裏的，則牠們的所以亂的緣故不出二端：一是由于音調的相近（如徵調與漢調，漢調與京調），一是由于用爲奏雅樂時的穿插（如皮黃班中有小放牛和探親家等小

(4)

調戲)。這是我暫時下的一個假設。

我所以有此假設之故，因為漢書禮樂志中的紀事也是把燕代秦楚各地的音樂都喚做“鄭聲”的。禮樂志云：

河間獻王有雅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音興……鄭衛之音興則淫僻之化流……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及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楚鼓員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六人，……皆鄭聲，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讀此篇，可見當時把楚秦巴齊蔡等地方的樂曲都喚作“鄭聲”，而真正的鄭地的樂工在西漢樂府中倒反沒有。又可見此類樂調單言則為“鄭聲”，疊舉則為“鄭衛之音”。“鄭聲”一名如此用法，成了一個很普遍的樂調的名字，正如現在所說的“小調”。禮樂志中又說“貴戚與人主爭女樂”，可見那時的鄭聲中有一部分是女樂。說起了女樂，使我聯想到論語上的“齊人饋女樂孔子行”的故事，又想起招魂所寫的女樂“起鄭舞，發激楚，吳歎蔡謳”的詞句。恐怕孔子所說的鄭聲，即是這類女樂，她們是混合了各地的樂歌而成立的班子。因為其中的音樂以鄭國為最著名，所以總稱為“鄭聲”。正如現在無論那地的戲班子總歡喜寫“京都名班”，有一個新出道的小戲子上台總歡喜寫“北京新到”，其實裡面或儘多土調，與北京全不相干。他們所以如此，原為北京是樂曲最著名的地方呵。

凡是土樂，一定是最少紳士氣的。牠敢把下級社會的幼稚的思想，粗獷的態度，淫蕩的聲音，盡量地表現出來。例如北方的蹦蹦戲，跑旱船，南方的打花鼓，蕩湖船，以及上海遊藝場裏的四明文戲，揚州小戲，男女化

裝蘇攤，化裝申曲（東鄉調），都是。這些東西因為毫沒有紳士氣，所以最爲紳士派所厭惡：他們總想把牠們完全禁絕，以正風化，所以四明文戲已不見于寧波，而蹦蹦戲也絕跡于北京城。豈但這班衛道的官紳呢，就是我們一輩人也何嘗不如是。我以前在上海，很想多逛游藝場，現在在北京，很想多逛天橋，但是同志是永遠難找到的。因此，使我想起了春秋時各國的土樂包羅在鄭聲一名之下而爲孔子所痛絕也是很可能的。

這一條衍說得太長了，今把我對於國風一名的由來的解釋立一假設如下：各國的土樂原是很散亂的，最先只用國名爲其樂調之名，沒有總名；後來同冒于“鄭聲”一名之下；更後乃取“風”（聲調）的一個普通名詞算做牠們的共名；最後乃加“國”字于“風”字之上而成今名。

第四，南雅頌固然是樂詩，但邶以下諸國及變雅卻非徒詩。這個問題很複雜，現在分爲下列三事而作解答：

- (1) 春秋時的賦詩與樂歌。
- (2) 宗廟燕享所用的樂歌與樂歌的全部。
- (3) 正變之說的由來。

對於第一問題，我以爲春秋時人所賦的詩都是樂歌。在左傳上，有下列諸種證據：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淇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淇露。……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賦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文四年）

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獲之，公怒，獲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襄十四年）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鴉。

## (襄二十八年)

從以上諸故事中，可見春秋時的“賦詩”等于現在的“點戲”。那時的貴族（王、侯、卿、大夫）家裏都有一班樂工，正如後世的“內廷供奉”和“家伶”。貴族宴客的時候，他們在旁邊侍候着。貴族點賦什麼詩，他們就唱起什麼詩來。客人要答賦什麼詩，也就點了叫他們唱。甯武子所說的“肄業”，業即版，所以紀樂譜的。（周頌有磬篇云，“有磬，有鞀，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師曹的“誦”巧言，穆子的工的“誦”茅鴟，也許有人據了班固所說的“不歌而誦謂之賦”（藝文志序）和韋昭所說的“不歌曰誦”（魯語注）來證明賦詩是徒歌而不是樂歌。但歌與誦原是互文。先就動詞方面看，襄十四年傳說“公使歌之，遂誦之”，襄二十八年傳說“使工爲之誦”，襄二十九年傳說“使工爲之歌”，可見是同義的。再就名詞方面看，小雅節南山說“家父作誦”，四月說“君子作歌”，大雅崧高和烝民說“吉甫作誦”，桑柔說“既作爾歌”，可見也是同義的。“誦”與“頌”通，頌即周頌魯頌之頌，也即歌頌之頌，（嘗疑頌名即歌義，也是由通名變成專名的，與“風”同）。班固和韋昭的說話，實是漢人妄生分別的曲解。

我們既知道賦詩爲樂歌，試再看以下許多賦詩的故事：

季武子如宋，……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襄二十年）

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人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襄二十六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襄二十七年）。

在第一段裏，常棣、魚麗、南山有臺都是在他們所謂正小雅之內。在第二段裏，嘉樂在所謂正大雅，蓼蕭在所謂正小雅，緇衣在鄭。在第三段裏，草蟲在召南，鶉之賁賁在鄭，黍苗、隰桑、桑扈在所謂變小雅，野有蔓草在鄭，蟋蟀在唐。程大昌說，“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



取無擇，”這句話是對的。但他接說“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幽無一詩在數”，又說“然後知南雅頌之爲樂詩而諸國之爲徒詩”，那就錯了！照他所說，不知道何以解于賦詩的“使太師歌”和“使工爲之誦”？要是諸國詩爲徒詩，不知道是否賦魚麗草蟲時則奏樂，賦緇衣蟋蟀時則止樂？要是賦詩時不用樂，又不知道是否他們認爲樂歌的南雅在賦詩時悉當改爲徒歌？顧炎武以正變分別入樂與否，不知是否同一小雅，在賦蓼蕭時則奏樂，在賦桑扈時便輟樂？反覆推證，覺得他們的話實在太抵牾了。

對於第二問題，我以爲宗廟燕享所用的樂歌決不足以包括樂歌的全部。這一件事是程顥二先生的誤解的根源。本來賓祭二事是重大的典禮，所以魯要用禘樂，宋要用桑林（見左傳襄公十年）。他們二人生於春秋後千六百年至二千年，在斷簡殘編中找到了幾篇鄉飲，鄉射的禮節單，看到他們行禮時所奏的樂歌總是風和雅的頭幾篇，遂以爲二南與正雅是樂歌，其他是徒歌。他們的理由實在太不充分了！鄉飲，鄉射諸篇之外難道就沒有別的典禮嗎？典禮中不用的詩，難道就不能入樂嗎？徒歌與樂歌的界限，難道就分在典禮與非典禮上嗎？孔穎達說，“變者雖亦播于樂，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他用了正變之說及周公制禮之說來分別詩篇雖是誤謬，但他把變風變雅看爲典禮以外的樂歌則固有一部分的合理。

現在我就用了儀禮所記的在典禮中的樂詩的樣子，來看那時詩樂的關係。鄉飲酒篇云（鄉射，燕禮等略同，不備舉）：

衆賓序升，卽席……

設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撝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主人請徹俎，……衆賓皆降。脫屣，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爵樂。

賓出，奏陔……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讀了這一段，可以知道典禮中所用的樂歌有三種：(1)正歌，(2)無算樂，(3)鄉樂。正歌是在行禮時用的；無算樂是在禮畢坐燕時用的；鄉樂是在慰勞司正時用的。正歌義取嚴重；無算樂則多量的演奏，期于盡歡，猶之乎“無算爵”的期于“無不醉”；鄉樂則更隨便，猶之乎“羞唯所有”，有什麼是什麼了。鄉樂，鄭玄注道，“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次也。”他爲什麼這般說呢？賈公彥疏道，“上註以二南爲鄉大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故知二南也。”他這話如果是確實的，那麼，鄉飲酒原是鄉大夫之禮，他們爲什麼要在正歌中奏諸侯用的鹿鳴諸篇呢？爲什麼賓出時要奏天子用的陔呢？所以這“鄉樂”一名，我以為應該作鄉土之樂解纔對。因爲慰勞司正是一件不嚴重的禮節，所以吃的東西只要有什麼是什麼，聽的東西也只要點什麼是什麼。鄉土之樂是最不嚴重的，故便在那時奏了。（周禮施人的“散樂”，也是這類東西，鄭玄注道，“野人爲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是不錯的。）

我們在這裏，可以舉出些比較的例來。以前蘇州的攤簧，有前攤和後攤的分別。前攤是叙正經事，說正經話的；在宴會之際，歌者看有幾桌客人便歌唱幾曲（如桌數過多時，當然也有限制）。唱完了前攤，便請客人點唱後攤。後攤是偏重在言情及滑稽方面的，主旨在於博得聽者的笑樂。（近來“人心不古”，大家厭聽正經話，所以前攤幾乎是絕迹了。）用這件事來比較儀禮所載，前攤的性質就是正歌，後攤就是無算樂和鄉樂。

我們更看清宮昇平署的曲本，固然也有姜女哭城，蝴蝶夢等等社會上通行的不很吉祥的戲，但分量佔得最重的是壽山福海，景星協慶，鴻禧日永，萬福攸同等等典禮劇。這因爲帝王家是最重典禮的，所以如此。現在喜慶事的堂會戲，必用大賜福，百壽圖等等祝頌戲開場，繼之以連陞

三級、滿林笏、金榜樂等等喜劇。排戲的人也明知座上諸公的趣味並不在此，他們所要求的乃是梅龍鎮、打櫻桃等等風情劇，或是托兆碰碑、洪洋洞等等哀劇，但既在典禮的場面之中，便不得不請他們暫時把聽戲的興致往下一捺；等到典禮方面的應有諸劇演了之後，再由着他們點唱來。

所以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我們若因儀禮所記的樂歌的篇名只有二南和正雅，便以為邶以下諸國和變雅不是樂歌，這無異于因今禮（可惜沒有成書，不能徵引）把前攤為正歌，壽山福海、大賜福為正劇，便說後攤不是樂歌，姜女哭城、打櫻桃等不是戲劇。程顧二先生的誤解點正在此處。

對於第三問題，我以為正變之說是絕對不能成立的分類。漢儒愚笨到了極點，以為“政治盛衰”，“道德優劣”，“時代早晚”，“詩篇先後”這四件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們翻開詩經，看見周南、召南的“周召”二字，以為這是了不得的兩個聖相，這風一定是“正風”。邶、鄘、衛以下沒有什麼名人，就斷定為“變風”了。（邶的所以見于箭章，恐怕即因有了周公之故。）他們翻開小雅，看見鹿鳴等篇，喬皇典麗，心想這一定是文王時作的，是“正小雅”。一直翻到六月，忽然看見“文武吉甫”一語，想起尹吉甫是宣王時人，那麼，從這一篇起一定是宣王以後的詩了。宣王居西周之末，時代已晚，政治必衰，道德必劣，當然是“變小雅”了。再從四月翻下去，直到節南山，裏面有“喪亂弘多”之句，心想宣王是不十分壞的，這詩既說得如此，當然是“雖有孝子順孫，百世不能改”的幽王時詩了。從此直到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就都成了刺幽王的詩。但自四月以下很有些頌揚稱美的詩，和鹿鳴等篇的意味是相同的，這怎麼辦呢？於是“復古”，“傷今思古”，“思見君子”，“美宣王，因以箴之”等話都加上去了。他們翻開大雅，看見文王、大明等篇，言周初立業的事，當然都是好不可攀的周初人作的，是“正大雅”。翻到民勞，看見裏面有“無良”，“惛愒”，“寇虐”等許多壞字眼，心想從此以後一定是“變大雅”了。但“申伯”、“吉甫”等人名還在後面，足見民勞等篇是宣王以前的詩，而宣王以前的最著名的暴君是厲王，那麼，民勞以下

一定是厲王時詩了。由此着眼，把民勞以下十三篇分配到厲宣幽三王，規定爲“變大雅”。他們所謂正變的大道理，老實說起來，不過這一點妄意的揣測。小雅中何以刺幽王詩特多而厲王則沒有（鄭玄嫌他寂寞，要從刺幽王詩中分出一點給他），大雅中何以刺厲王詩較多而幽王則特少，可以說都由于“吉甫”二字的作梗！這全是閉着眼睛的胡說，不近人情的妄爲，而竟支配了二千餘年的經學家的心，中國的學者的不動天君由此可見了！

顧炎武雖是主張從正變的篇第去分樂詩與非樂詩的一個人，但他卻並不是根本相信正變之說的，因爲正變之說的基礎原建築在世次上，他已把世次之說打倒了。日知錄（卷三）“詩序”條云：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于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于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十詩皆爲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于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姜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于前。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作也，而次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于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師移其篇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爲武，而其三爲賁，其六爲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歌采蘋。正義以爲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他這一段話雖未必完全正確（因爲相傳的詩本事不確實的太多，例如武言“於皇武王”，桓言“桓桓武王”，而左傳紀楚莊王言竟以爲武王自作），但詩篇次第的不可信，他說得已很明白。他不信詩篇的次第，又以爲楚茨以下十詩不是刺詩，那麼，正雅變雅的次第是如何分別出來的呢？他的“正雅爲樂詩，變雅爲徒詩”之說又如何建設起來的呢？這實在是矛盾得可詫了！

顧炎武在“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條說，“以變雅而播之于樂，如衛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是也，”是他明知變雅也是入樂的。他又引朱熹的話：

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失，而邶鄘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之所用也。

這幾句話雖猶爲正變之說所牽纏，但朱熹的意思以爲有典禮所用之樂，有非典禮所用之樂，義甚明顯。現在我更進一步說，我們不能分樂詩爲“典禮所用的”與“非典禮所用的”，我們只能分樂詩爲“典禮中規定應用的”與“典禮中不規定應用的”。例如儀禮中舉的鹿鳴南陔諸篇，以及左傳中所說王宴樂諸侯用淇澨彤弓，是典禮中規定應用的；至于“無算樂”與“鄉樂”，以及左傳中所記的雜取無擇的賦詩，是典禮中不規定應用的。規定應用的，大都是喬阜典麗的篇章；不規定應用的，不妨有愁思和諷刺的作品。這正如今日的堂會戲，除了正式的幾個喜劇之外，也不妨有悲劇和滑稽劇。愁思諷刺的詩因爲出于臨時的點唱，沒有正式的規定，所以用不着寫在禮書上。邶鄘以下和雅中的一部分詩所以特少見于禮書即因此故。前人不知，就把不見于禮書的算做不入樂的，而又把正變之說硬分出牠們的界限來，所以鬧得觸處抵牾。這全由于他們的眼光太窄，思想太拘泥所致。從實際上看來，他們所謂入樂的何嘗盡是典禮所規定應用的，他們所謂不入樂的又何嘗盡是典禮所不規定應用的。例如二南，是他們確認爲入樂的，但其中汝墳說“王室如燬”，行露說“雖速我獄”，以及小星的嘆命，野有死麕的誘女，這決不會成爲典禮所規定應用的。而他們所謂不入樂的變雅，如信南山和甫田說“是烝是享”，“以介我稷黍”，倒確是應用於祭祀的，采芣和白駒說“君子來朝”，“於焉嘉客”，也確是應用于宴享的。至于崑高，烝民，韓奕諸篇，是爲了燕享而特製的樂詩，更是明白。所以用了典禮應用之說來分別樂詩，雖多謬誤，尚有一部分的理由；若用了正變之說來分別樂詩，簡直是全盤錯亂了。

總合以上的說話作一結論是：

程顧二先生之說，可以贊同的是南爲樂調，與雅頌並立；國風的一個名詞是後起的（我疑在未有國風之名時，諸國樂歌同冒于“鄭聲”一名之下）。至幽與南、雅、頌並立爲四詩之說，只可存疑而不可爲確證。

他們的“邶以下諸國及變雅爲徒詩”之說是極謬誤的。他們的癥結在於誤認樂歌盡于正歌，而不知道正歌以外的樂歌儘多。賦詩的雜取正歌以外的詩卽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他們又用了正變之說來分別樂詩與徒詩，但正變之說因是漢人依傍了詩篇的次第而妄造的，全沒有可信的理由。

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始草，十二月十六日脫稿

## 吳歌聲韻類

魏建功

### (二) 韻 類 (續)

(廣韻) (Karlgren 音) (吳 音)

歌戈 a, uɑ. u, <sup>o</sup>u.

麻 a, ia, <sup>u</sup>a, jia, <sup>u</sup>a. o, ɔ, ɛ.

(附注)這裏我們看到歌戈與麻吳音截然不同；而歌戈並非古音，不讀ɑ了。根據吳音多舌前韻的條件，我們可以知道他們是從舌後變到舌前來的。但是吳音的ɑ還存留在麻裏頭，而麻韻大部分的音讀O，却又是因爲他們從舌後變向舌前去的關係。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吳音的麻，現在發音狀況之中實在是把古今音變的痕迹保存在那兒，他們的音比歌戈要較古一點。

哈灰 ai, uai. ɛ, uɛ.

泰 ai, uai. u, ɔ, ɛ, <sup>o</sup>u.

皆佳	ai, āi, <sup>u</sup> ai, <sup>u</sup> ai.	ɤ, ɛ, uɤ.
祭	jiæi, ji <sup>u</sup> æi.	i, ɛ.
廢	ji <sup>u</sup> ai.	ɛ.
齊	iei, i <sup>u</sup> ei.	i.

這幾個韻裏我們可以這樣說：廣韻時代的收 i 的複韻，吳音多已經不這樣發音了。他們把 i 消失了，讀成單韻；這個單韻也受多舌前韻的條件支配，而是 ɛ 或 i 的多。在這個變化裏是差不多有規律的。故 ai 變 ɛ, uai 就變做 uɛ; ai 變 a, uai 就變做 ua. ai 變 a, 大概是只截去收韻的 i. 去聲泰變成 u, a, ɛ, <sup>o</sup>u 四讀，大概還是從 ɛ, a 兩個音讀遞變出來的；就是 ai 變做 a 或 ɛ, 又變了升韻 u, u 前有 <sup>o</sup> 的乃是受語音柔軟的影響所致。

覃談	am, (ōm).	ɛ, œ.
咸銜	am, (ām).	ɛ, ie.
鹽	jiæm.	ie.
嚴凡	jiAm, ji <sup>u</sup> Am.	ɛ.
添	iem.	ie.

廣韻附 m 聲的韻，現在只存留在粵音閩音，這是事實；所以吳音收 m 的韻便沒有了。添韻很明顯的看到，一個讀 iem, 一個就只讀 ie; 其餘，覃談若去掉 m 讀 a, 是依變化條理應該如此，大約又受了舌後變向舌前的條件讀做 ɛ, 或為 œ (ɛ 圓唇)。鹽韻的 æ, 因為吳音中不發就變了他最便於發的 e; 嚴凡的 A 也是一樣。

寒桓	an, uan.	ɛ, œ, uœ.
山刪	an; <sup>u</sup> an, (ān, <sup>u</sup> ān).	ɛ, uɛ, ie.
仙	jiæn, ji <sup>u</sup> æn.	œ, ie, yœ, in.
元	jiAn, ji <sup>u</sup> An.	œ, uœ, yœ, ən, uən.
先	ien, i <sup>u</sup> en.	œ, ie, yœ, in.

這與上面收 m 的韻一樣的，吳音裏收 n 的韻除去在舌前的 i 和中間的 <sup>o</sup> 後面而外，他們全都不發了。這，一方面是附聲韻古今音的變化中一個最極端的例，一方面也是因為方音裏的特別習慣，

把繁雜的拼音簡單化了(舌後的a後面拆舌尖鼻聲n,舌頭的運動不能不算應接不暇了!)這種現象,也許將來的中國音都會改變到和他一樣的:例如北京的‘三’(saŋ)說成sa,‘兩’(liɑŋ)說成lia;我們如皋說凡是張開的‘張’音‘tʂɑ’,‘怎麼樣’的‘怎麼’合爲tʂen,‘樣’說做ŋa;南通說‘暫時’爲‘tʂɑɿ,他們‘暫’實在是讀‘tʂoŋ’,‘險些兒’本讀‘ɕiɿɿu ɕia ɕi’,他們說話就變做‘ɕia Xuɿ’。

唐	aŋ, aŋ <sup>u</sup> .	ɔŋ, oŋ, iɔŋ, uoŋ.
江	ɔ:ŋ.	oŋ, iɔŋ.
陽	iaŋ, i <sup>u</sup> aŋ.	ɔŋ, oŋ, iɔŋ, uoŋ.

江韻與廣韻無大變化,不過有了齊齒的iɔŋ.陽唐却變了一部分爲oŋ.看陽唐裏,吳音uoŋ,oŋ配得好好的,也許江陽唐廣韻原是有分別.不過吳音照例由降變升,就自aŋ變成oŋ,自aŋ變成oŋ;同時在aŋ和aŋ往oŋ的中途,又變出ɔŋ來。

豪	a <sup>u</sup> .	aə.
肴	a <sup>u</sup> .	aə.
宵	jiəu.	aə, iaə.
蕭	ieu.	aə, iaə.

這一部分的韻,把a,æ,e全變做了a;u在a後,發音部位前後距離太遠,他們就懶得發,只變換舌頭的位置到ə的狀態而發成aə的音了。

深(侵)	jiəm.	ən, in.
------	-------	---------

寒桓韻底下,我們已經說過了;大概吳音附舌尖聲的韻緊前面的韻母也是舌前韻.這一韻只是把廣韻的附m變成附n,無多大變化。

痕魂	ən, uən.	ən, uən.
真諄(臻)	jiěn, ji <u>u</u> ěn.	ən, in.
欣文	jiěn, ji <u>u</u> ən.	ən, in, yən.

痕魂與廣韻同.真諄(臻)沒有了合口呼.欣文多變出開口來了。

登蒸	oŋ, oŋ <sup>u</sup> , jiəŋ.	in, en, ɔŋ, oŋ.
----	-----------------------------	-----------------



耕庚       $\Delta\eta, \overset{u}{\Delta}\eta, j\overset{u}{\Delta}\eta. \quad in, \text{en}, \text{ʊ}\eta, \text{ə}\eta.$

清       $j\overset{u}{\text{æ}}\eta, j\overset{u}{i}\overset{u}{\text{æ}}\eta. \quad in, \text{en}, \text{ʊ}\eta, \text{ə}\eta.$

青       $i\text{e}\eta, i\overset{u}{\text{e}}\eta. \quad in, \text{en}.$

吳音附舌尖聲的韻之前無發降韻的；反之，附舌後聲的韻之前也就沒有發升韻的。所以廣韻的  $\text{ə}\eta, \overset{u}{\text{ə}}\eta, j\overset{u}{\text{æ}}\eta, \Delta\eta, \overset{u}{\Delta}\eta, j\overset{u}{\Delta}\eta, j\overset{u}{\text{æ}}\eta, j\overset{u}{i}\overset{u}{\text{æ}}\eta, i\overset{u}{\text{e}}\eta, i\overset{u}{\text{e}}\eta$  全把  $\eta$  變做  $n$ ，讀作  $\text{en}$  和  $in$  了。那不變做  $n$  的，便把前面的韻母來將就  $\eta$ ，變降了一點，讀作  $\text{ə}\eta$  和  $\text{a}\eta$ ，與江陽唐相同去了。變成  $\text{en}, in$  的和痕魂真諄欣文相同。於是廣韻的江陽唐和登蒸耕庚清之一部分在吳音裏成爲一韻；廣韻的痕魂真諄欣文和仙元先登蒸耕唐清之一部分及深(侵)青，在吳音裏成爲一韻。

侯尤幽       $\text{ə}u, j\overset{u}{\text{æ}}u, i\overset{u}{\text{ə}}u. \quad \text{ø}Y, i\text{ø}Y.$

吳音把廣韻時代的  $u$  變做圓唇的  $Y$ ； $Y$  較  $u$  爲前，與  $\text{ə}$  的部位相近，難於拚合，又加語音柔軟的影響， $\text{ə}$  就變做圓唇的  $\text{ø}$ ，而發  $\text{ø}Y$ 。

微       $j\text{e}i, j\overset{u}{\text{e}}i. \quad i, \text{ɛ}.$

脂       $ji, j\overset{u}{i}. \quad i, \text{ɹ}^?, \text{ɛ}.$

支       $j\text{ie}, j\overset{u}{i}\text{e}. \quad i, \text{ɹ}, \text{ɹ}^?, \text{ɛ}, u\text{ɛ}, \text{əi}.$

之       $ji. \quad i, \text{ɛ}, u\text{ɛ}.$

這部分的韻與哈灰……部分的韻一例；而支裏變化的最複雜因爲  $\text{ai}, \text{ei}, \text{ie}$  複韻和附聲韻  $-n, -m$  的變化，於是廣韻的哈灰皆佳泰祭廢與微脂支之及覃談咸銜鹽嚴凡添寒桓山刪仙先在吳音中便分別的同作  $\text{ɛ}, \text{e}, u\text{ɛ}, \text{ie}$  韻；廣韻的齊祭廢與微脂支之同在吳音作  $i$  韻。

模       $uo \quad u, \overset{\text{ə}}{u}.$

魚       $j\overset{u}{i}o. \quad u, \overset{\text{ə}}{u}, y, \text{ɹ}^?.$

虞       $j\overset{u}{i} \quad u, y, \text{ɹ}^?.$

模魚虞部分的韻，吳音已不是廣韻之舊，變成後起的  $y$  韻了。在  $y$  之先的變化當是  $u$ ，現在全還有  $u$  音； $u$  便和歌戈的新音相同，於是歌戈魚模虞成爲一韻。歌戈和魚模同受語音柔軟的影響又讀成  $\overset{\text{ə}}{u}$  秦韻因爲複韻的變化，有的與歌戈的廣韻音近作  $\text{ʊ}$ ，連帶

(16)

的也變成了 u, <sup>o</sup>u; 與魚模虞就相同了。魚模虞既成了 y, 那近於 ji<sup>o</sup>, jiu, 的 ji<sup>o</sup>, ji<sup>Δ</sup>, ji<sup>o</sup>, jiu<sup>o</sup>, 和 ie 便變出圓唇音來, y 向中緊點, 便成了 ɤ<sup>r</sup> 的圓唇 ɤ<sup>r</sup>, 大約 ɤ<sup>r</sup>, 總要比 y 還要後起, 這 ɤ<sup>r</sup>, y 受聲母變化的影響很大。

東	uŋ, jiuŋ.	oŋ, ioŋ.
冬	uoŋ.	oŋ, ioŋ.
鍾	ji <sup>u</sup> oŋ.	oŋ, ioŋ.

東冬鍾, 吳音與廣韻音已不同, 全無分別, 因為吳音沒 uo 的複合的合口音, 所以東冬鍾他們就不比廣韻音那樣合得厲害, 讀成 uŋ, 或 uoŋ, 而變成 oŋ 和 ioŋ, 與廣韻鍾相近。

[註] Karlgun 的注音見國學季刊第一卷, 第三號, 答 Maspero 論切韻之音譯文中; 那裏面排顛倒了 u 和 u, o 和 e 等等地方都改正了; 只是他用的 w, 我為方便計全用<sup>u</sup>了。

(未完)

## 胡中藻詩案 (寧遠堂叢錄)

陳垣

譏滿洲, 譏南巡, 譏中宮, 怨悵, 詆毀,

乾隆廿年三月乙酉, 召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入見, 諭曰: 我朝撫有方夏, 於今百有餘年, 列祖列宗, 深仁厚澤, 漸洽寰區, 薄海內外, 共享昇平, 凡為臣子, 自乃祖乃父以來, 食毛踐土, 宜其胥識尊親大義, 乃尙有出身科目, 名列清華, 而鬼蜮為心, 於語言吟詠之間, 肆其悖逆詆訕怨望如胡中藻者, 實非人類中所應有, 其所刻詩, 題曰‘堅磨生詩鈔’, 堅磨出自魯論, 孔子所稱磨涅, 乃指佛胥而言, 胡中藻以此自號, 是誠何心, 從前查嗣庭汪景祺呂留良等詩文日記, 謗訕譁張, 大逆不道, 蒙我皇考, 申明大義, 嚴加懲創, 以正倫紀而維世道, 數十年來, 意謂中外臣民, 咸知警惕, 而不意尙有此等鴟張信吠之胡中藻, 即檢閱查嗣庭等舊案, 其悖逆之詞, 亦未有累牘連篇至於如此之甚者。

如其集內所云：‘一世無日月’，又曰‘又降一世夏秋冬’，三代而下，享國之久，莫如漢唐宋明，皆一再傳而多故，本朝定鼎以來，承平熙皞，蓋遠過之，乃曰‘又降一世’，是尙有人心者乎？又曰‘一把心腸論濁清’，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至謁羅池廟詩，則曰‘天非開清泰’，又曰‘斯文欲被蠻’，滿洲俗稱漢人曰蠻子，漢人亦俗稱滿洲曰達子，此不過如鄉籍而言，卽孟子所爲東夷西夷是也，如以稱蠻爲斯文之辱，則漢人之稱滿洲曰達子者，亦將有罪乎？再觀其‘與一世爭在醜夷’之句，益可見矣，又曰‘相見請看都盡背，誰知生色屬裘人’，此非謂旃裘之人而何？又曰‘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中間，不能一黍闕’，又曰‘再汎瀟湘朝北海，細看來歷是如何’，又曰‘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又曰‘掀雲揭北斗，怒竅生南風’，又曰‘暫歇南風競’，兩兩以南北分提，重言反復，竟何所指。

其吾溪照景石詩，中用‘周時穆天子，車馬走不停’及‘武皇爲夫傾城色’，兩典故，此與照景石有何關涉，特欲借題以寓其譏刺訕謗耳，至若‘老佛如今無病病，朝門聞說不開開’之句，尤爲奇誕，朕每日聽政，召見臣工，何乃有朝門不開之語？又曰‘人間豈是無中氣’，此是何等語乎？其和初雪元韻，則曰‘白雲高難和，單辭贊莫加’，單辭出尙書呂刑，於詠雪何涉？進呈南巡詩，則曰‘三才生後生今日’，天地人爲三才，生於三才之後，是爲何物，其指斥之意，可勝誅乎？又曰‘天所照臨皆日月，地無道里計西東，諸公五嶽諸侯濟，一百年來頽首同’，蓋謂嶽瀆蒙羞，頽首無奈而已，謗訕顯然，又曰‘亦天之子亦來衣’，兩亦字悖慢已極，又曰‘不爲遊觀縱盜驪’，八駿人所常用，必用盜驪，義何所取？又曰‘一川水已快南巡下’，接云‘周王淠彼因時邁’，蓋暗用昭王南征故事，謂朕不覺耳，又曰‘如今亦是塗山會，玉帛相方十倍多’，亦是二字，與前兩亦字同意，其頌蠲免，則曰‘那似偏災今降雨，况如平日佛燃燈’，朕一聞災，歎立加賑恤，何乃謂如佛燈之難覲耶？

至如孝賢皇后之喪，乃有‘並花已覺單無蒂’之句，孝賢皇后，係朕藩邸時皇考世宗憲皇帝禮聘賢淑，作配朕躬正位中宮，母儀天下者，一十三年，然朕亦曷嘗令有干與朝政驕縱外家之事，此誠可對天下後世者，至大事之後，朕思顧飾終，然一切禮儀，並無於會典之外有所增益，乃胡中藻與鄂昌往復酬詠，自謂殊似晉人，是已爲王法所必誅，而其詩曰‘其夫我父屬，妻皆母

道之，女君君一體，焉得漠然爲？夫君父人之通稱，君應冠於父上，曰父君，尙不可，而不過謂其父之類而已可乎？帝后也，而直斥曰其夫，曰妻，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是豈覆載所可容者乎。

他如自桂林調回京師，則曰得免我冠是出頭，伊由翰林洊擢京堂，督學陝西，復調廣西，屢司文柄，其調取回京，並非遷謫，乃以掛冠爲出頭，有是理乎？又有曰‘一世璞誰完，吾身甑恐破’，又曰‘若能自主張，除是脫韁鎖’，又曰‘一世眩如鳥在笈’，又曰‘蟲官我曾慙’，又曰‘天方省事應問我’，又曰‘直道恐難行’，又曰‘世事於今怕促風’，無非怨悵之語，述懷詩又曰‘瑣沙偷射賊，讒舌狠張箕’，賢良祠詩，又曰‘青蠅投昊肯容辭’，試問此時於朕前進讒言者誰乎？伊在鄂爾秦門下，依草附木，而詩中乃有‘記出西林第一門’之句，攀援門戶，恬不知恥。

朕初見其進呈詩文，語多險僻，知心術叵測，於命督學政時，曾訓以論文取士，宜崇平正，今見其詩中卽有‘下眼訓平夷’之句，下眼並無典據，蓋以爲垂照之義亦可，以爲識力卑下亦可，巧用雙關云耳。至其所出試題內，考經義有‘乾三爻不象龍說’，乾卦六爻，皆取象於龍，故象傳言時乘六龍以御天，如伊所言，豈三爻不在六龍之內耶？乾隆乃朕年號，龍與隆同音，其誣毀之意可見。又如‘鳥獸不可與同羣，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題，若謂出題欲避熟，經書不乏閒冷題目，乃必檢此等語句，意何所指，其種種悖逆，不可悉數。十餘年來在廷諸臣所和韻及進呈詩冊，何止千萬首，其中字句之間，亦偶有不知檢點者，朕俱置而不論，從未嘗以語言文字責人，若胡中藻之詩，措詞用意，實非語言文字之罪可比，夫謗及朕躬猶可，謗及本朝則叛逆耳，朕見其詩已經數年，意謂必有明於大義之人待其參奏，而在廷諸臣及言官中，並無一人參奏者，足見相習成風，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國法，正爾囂風，效皇考之誅查嗣庭矣。且內廷侍從，曾列卿貳之張泰開，重師門而罔顧大義，爲之出資刊刻，至鄂昌身爲滿洲世僕，歷任巡撫，見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憤恨，且喪心與之倡和，引爲同調，其罪實不容誅，此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大，用俾天下後世，共知炯鑒，張泰開著革職交刑部，胡中藻鄂昌已降旨拏解來京，俟到日交大學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公同逐節嚴審，定擬具奏。

### 胡中藻處斬，鄂爾泰撤出賢良祠，張泰開免罪，

乾隆二十年四月甲寅諭內閣，朕御極以來，從未嘗以語言文字罪人，在廷諸臣和進詩冊，何止數千萬篇，其中字句謬戾，亦所時有，朕皆不加指摘，何惡於胡中藻一人，實以其所刻堅磨生詩內，連篇累牘，無非謗訕詆毀之詞，不惟謗及朕躬，且敢詆毀國家，本朝撫寧中夏，百有餘年，凡天下臣民，自祖父以至孫子，世蒙教養深恩，而胡中藻逆倫悖叛，乃至於此，其得罪於列祖列宗者至大，昔皇考於查嗣庭等案，大示義正，意以狂誕之徒，必應知所畏懼，而不謂尙有胡中藻其人，自不得不申明憲典，以儆嚚頑，今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公同確訊，屢經面對，僉請處以極刑，自屬按律定擬，朕意肆市已足示衆，胡中藻免其凌遲，著即行處斬，爲天下後世炯戒。

胡中藻係鄂爾泰門生，文詞險怪，人所共知，而鄂爾泰獨加贊賞，以致肆無忌憚，悖慢驕張，且於其姪鄂昌敘門誼，論杯酒，則鄂爾泰從前標榜之私，適以釀成惡逆耳，胡中藻依附師門，甘爲鷹犬，其詩中讒舌青蠅，據供實指張廷玉張照二人，可見其門戶之見，牢不可破，即張廷玉之用人，亦未必不以鄂爾泰胡中藻輩爲匪類也，鄂爾泰張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能大有爲耳，不然，何事不可爲哉，大臣立朝，當以公忠體國爲心，若各存意見，則依附之小人，遂至妄爲揣摩，羣相附和，漸至判若水火，古來朋黨之弊，悉由於此，鄂爾泰爲滿洲大臣，尤不應蹈此惡習，今伊姪鄂昌，即援引世誼，親暱標榜，積習蔽錮，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使鄂爾泰此時尚在，必將伊革職重治其罪，爲大臣植黨者戒，鄂爾泰著撤出賢良祠，不准入祀，其配享太廟，係奉皇考遺詔遵行，與現在准張廷玉之配享相同，應仍照舊。

張泰開本一庸懦無能之人，其出資刊刻，由被勒索，而序文又俱係胡中藻自構，張泰開著從寬免其治罪，卽行釋放，仍在尙書房行走，効力贖罪。

胡中藻之母年已八十，其孫亦在幼穉，及伊弟胡中藩等，著從寬免其緣坐，其胡中藻詩案內一應干涉之人，除鄂昌俟解京之日，另行審結外，其餘俱著加恩一概免其查究。

### 鄂昌賜令自盡，史貽直勒令休致，

乾隆廿年五月庚寅諭，鄂昌身爲滿洲，乃在廣西巡撫任內，與逆犯胡中藻唱和往來，見其大逆不道之辭，不但不知憤恨，而且引爲同調，喪心已極，是

以將伊拿解來京，廷鞠之下，伊亦俯首無辭，惟稱萬死而已，至伊從前身獲重罪，但令坐臺，已屬寬典，而於伊署中查出詩稟書札，其所著塞上吟一編，則種種怨望，不一而足，但未至如胡中藻之大肆訕謗耳，而於鄂容安之差往軍營，則云奈何奈何，滿洲舊俗，遇有行師，無不踊躍爭先，以不預為恥，不謂竟有如此敗類也。

又與史貽直札彙內，有玉成佳器之語，朕初不知所指名，問史貽直，則據奏曾經致書通候，並未有所請託，今訊之鄂昌，則供稱史貽直致書與伊，有河道之缺已補，甘藩之任尙懸，望鼎力玉成等語，而史貽直尙堅不承認，及刑訊鄂昌，又問及此條，仍與初供無異，鄂昌所犯之罪甚重，何獨於此一事而茹刑堅執，且伊向日尙與史貽直相厚，何至誣賴，史貽直又已年老，本不至因此事而革職刑訊也，但為伊子請託於前，又不據實陳奏，以圖掩飾，且向日亦非安靜之人，本應重治其罪，念其邇年尙屬勤慎奔走，著從寬以原品休致，勒令回籍，閉戶家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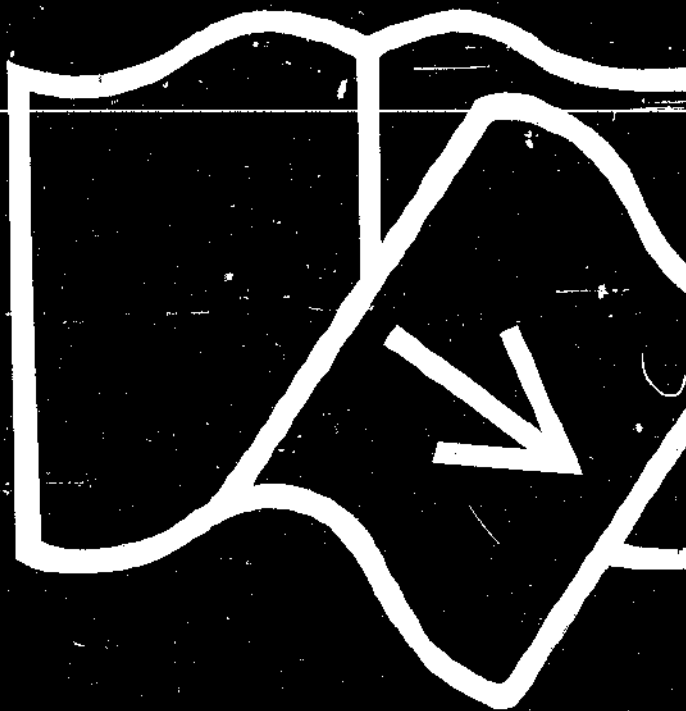
鄂昌負恩黨逆，劾其情罪，必應肆市，方足蔽辜，但伊尙能自知罪狀，一一供認，而於史貽直屬託書詞，毫無隱諱，致朕得明正官常，有此一節，著從寬賜令自盡，將此通行曉諭知之。

## 俄國學者的生活及其他

—在本學門茶話會演說—

陳啟修教授 魏建功記

仲揆先生讓我詳細的說，我反說的更要少，因為我所研究的更狹，與國學門有關係的知道很少，我可以說的學術方面只是政治經濟，和俄國學者的生活情形，我先後去過兩次，兩次去的情形不同，第一次去的時候，以北京達夫金先生介紹，到那兒得住在中央教育會寄宿舍裏，當初去時，找不着住房，屢次催他們外交部，均無用處，後來費許多力才找著的，這次能與舊教育界的人才接觸，故能知道這部分學者的生活，第二次，去年十



原件短缺

租錢只靠了些鄉村的老農，那班貴族都逃亡了，所以門窗破爛也就沒有人管他。我第二次去時，恰遇聖誕節，那一百九十多的鐘聲敲得昏人，一般信教的祈禱做禮拜；這裏許多學生結隊示威，穿行到各教堂裏去，當他們講道的時候，也在下演說反對宗教，把他們的莊嚴打破。俄國學生的權力很大，警察不能干涉他們。

(3) 俄農民老年的迷信到萬分，他們反對異教徒入村莊。我有次經過警察廳的介紹去參觀鄉村，有許多老太婆簡直哭起來了，我實在難以爲情。他們說異教徒到了家裏來，家中要有重大的不幸；所以看見生人，一定要先問是不是基督徒。

(4) 俄國的音樂和跳舞很好。

(5) 俄國都市中女人丰采很好，鄉村女子好赤足。

(6) 俄國人好潔的程度，不及西歐。

(7) 俄國飲食，中國人尙可吃。

(8) 俄國人頗有好大喜功的大度量，即如仲揆先生所說建築，往往很大的規模，內裡放的東西很少。俄國的火車頭也是頂高大的了。俄國人的鞋，冬天穿的套鞋，都大的了不得。

(9) 俄國的電車女車長權力很大，能指揮乘客上下，甚至於能打人。

(10) 俄國農民生活與中國農民生活相同；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家家都陳設點花草，也許是文化程度較高。

附識：陳先生原在本學門茶會席上演記，係在李仲揆先生之後。現李先生演說稿正在其重行審定中，特先發表陳先生此稿。編者謹誌。



## 學術界消息

◀本學門同人歡迎李陳二教授茶會紀事▶

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本學門同人特開茶話會,歡迎李仲揆陳惺農兩教授。李教授代表北大赴蘇俄科學院二百年紀念會,陳教授留俄考察,均係新回中國,本學門爲請兩先生演講蘇俄關於東方學術情形,故開此會。是日到會者計二十四人。代理所長蔣先生因病未曾說話,由主任沈先生致辭開會。次由李先生演說參加紀念會情形,並傳觀關於學術機關的影片畢,陳先生演說關於蘇俄學者的生活,而尤以末尾所談遊俄所見瑣事,足以引人感覺興趣,加深印象云。兩先生演說辭另錄。

◀克里米亞發掘大批古墓▶

俄屬克里米亞最近發掘大批古墓,皆與十三十四世紀韃靼文化有重大關係。據最近報告,該地曾發現波斯式古道水道磁器及有十三世紀可汗徽章之錢幣。可汗墓亦已發現,并在墓上發見學校墓園墓門,墓內發現金質及瑠璃質可汗子孫

墓碑。此外并發見古墓墓石六十餘種,皆屬向未曾見者。

探掘隊現方在庫耶可夫(Kobyakov)及當省路斯托夫(Rostov)附近一帶工作。所得古物,可作耶穌降生前二千年至十一世紀間人民生活風俗習慣之研究資料。就中惟第五至第七世紀間,即希臘賽西亞時代(Hellenic-Scythian)之古物曾發見。

此次發掘成功已證明希臘殖民地失盡後,當省由遊牧民族佔據等推斷之謬誤,并證明當省與北高加索之密切關係。當第九及第十二世紀之間,當省(Don)由近代高加索種族之民族及齊其斯(Tcherkess)與奧斯坦(Osstian)等種族先代居住。拜山亭(古土耳其族)文化當年亦盛行於當省及北高加索。

以後俄國發掘隊擬在瓦爾加河附近布爾加里城(Bolgari),從事發掘云。

按此項消息,均與史學,考古學,有重大關係,吾人今後當陸續採訪各國學術界消息以饗國內學者,俾供參考也。

# 金文編每部實收大洋七元

容庚先生撰羅振玉王國維馬衡沈兼士鄧爾雅諸先生校訂并序

吉金文字之學至清季而極盛吳大澂中丞采集彝器及貨幣銅璽文字凡四千餘爲說文古籀補一書取材既嚴考訂亦謹卓爾成一家言顧迄今三十餘年彝器日出而考釋之者亦日進吳書之失有取舍之待商者有誤釋之當訂正者有附錄中確然可識當改入正編者有說解之誤當更正者補其闕遺至其遺失亟有待於來學此書體例一仍吳氏之舊刪去貨幣銅璽文字而益以後出之器采集凡萬餘字視吳書倍過之說解謹飭不穿鑿摹寫亦工是能用吳氏之法而光大之者後附采用器目及檢字二種檢查尤便研究古代文字者所宜備也

代售處北大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 國學月報

愛智學會國學部編輯  
每期連郵大洋三分

第十七期(詩經號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寄胡適之書(陸侃如)

刪詩(林之棠)

三頌研究(續)(陸侃如)

詩經參考書提要(續)陸侃如

第八期(陶淵明號一)十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陶潛的千五百周忌(陸侃如)

大詩人陶潛(游國恩)

(總發行所)北京大學第一院愛智學會

(總代賣所)北京後門馬神廟景山書社

(附告)京內國立私立各大學號房均有代售

零購每期銅元六枚

## 國語週刊

第二十八期(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蘇州注音字母草案 疑古玄同

指示代名中“那”字的商榷  
廖立勛, 黎錦熙, 疑古玄同

第二十九期(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

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 黎錦熙

國語研究會十週年紀念歌 黎錦熙

總發行所: 翠花胡同十二號, 北新書局.

報費: 每期銅元四枚.

## 文學週報二〇四期目錄

戀愛	沈雁冰
失名者	羅黑芷
花瓣	三味
黃昏	羅黑芷
愛多亞的孩子們	徐蔚南

## 清華學報

第二卷 第二期 民國一四年一二月

中國奴隸制度	梁啟超
中國經書之分析	陸懋德
幽蘭	李濟
舊刻元明雜劇二十七種序錄	趙萬里
唐寫本世說新書跋尾	劉盼遂
現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觀	蔣廷黻
梅文鼎年譜	李儼
宋盧道隆吳德仁記里鼓車之造法	張蔭麟
五種報紙的廣告分析	編輯部
附錄二〇年來中文雜誌中生物學記錄索引	駱啟榮

撰著提要

價目: 每冊三角五分全年二冊六角郵費在內

發售: 北京清華學校學報社各大埠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及各大書坊

## 本刊編輯室啓事

本期因學校經費奇絀，無錢買紙，以致出版愆期，無任抱歉。現在正籌永久刊印辦法，不日當可著手進行，以求本刊基礎之穩固。此啓。十五年一月十三日。

### 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自著」叢書之一二十史朔閏表預約廣告

本書為導師新會陳垣先生撰自漢及清凡二十史各以本曆著其朔閏三國南北朝朔閏不同另標出之自漢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以中曆之朔閏換算西曆之月日自唐武德五年起加入回曆以回曆之歲首換算中曆之月日卷首并附有年號通檢及日曜表用以檢對中西回曆之年月日及校訂史書金石甲子之譌誤均極其便利為年代學空前之創作史學家必不可少之工具編中並備有餘白可為讀史者隨時翻記之用凡研究中國史西洋史及金石學者均不可不家置一編

四開連史紙精印每部二冊大洋四元  
預約每部二元陽曆二月十五日截止  
準陽曆二月底出書  
總發行處北京大學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本刊編輯者  
總發行所  
總代售處  
分代售處

- 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  
北京大學第三院本學門
1. 北新書局（北京翠花胡同十二號）
  2. 北京大學出版部（北京漢花園）
  1. 樸社出版經理部（北京景山東街十七號）
  2. 師範大學號房（北京南新華街）
  3. 青雲閣各書坊（北京）
  4. 勸業場各書坊（北京）
  5. 東安市場各書莊（北京）
  6. 亞東圖書館（上海五馬路）
  7. 南開大學出版部（天津南開大學）
  8. 清華學校（清華園）
  9. 中州大學（開封）

報費	一期	半年二十六期	全年五十二期
本京	十五枚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外省	五分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郵費	一期	半年	全年	
本京	半分	十三分	二十六分	
外省	一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國外	日本	一分	二十六分	五十二分
	其他	三分	七十八分	一元五角六分